

天台有山,有寺庙,也有一番滋味。是那个史上流传广远的诗僧寒山子曾隐遁于此,创作有百余篇诗,在民间广为传诵。这个从远处看几乎没有有什么奇景异象的山中,唐朝一代诗僧隐居多年,留下足迹。这山名龙背山,岩洞名明岩又叫寒岩,据说山的另一阴面处也有一洞叫阴岩。龙背山在浙东名山山中并不知名,不算巍峨的山峰凸现在田畴阡陌处,逶迤如龙身,故名之。迹近平常的山水景致,因为诗僧隐身处而吸引来访者众,恰是应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之说。遥想当年唐朝兴盛之时,出身于官宦却遁入空门的寒山子,漂泊乞食,从长安远行到了天台的国清寺,与此当厨子的另一小僧恰得相识,都是卑微人士,两小无猜,心气相求,成为至交。在修行之余,写有数百诗篇,留下了被称为活在口中的白话诗。也因行为率真不乏怪异,游荡于七十里远的龙背山明岩中面壁苦修。后来,因苏州的寒山寺用其名号,而僧名远胜于诗名。也正是寒山子与拾得二诗僧的诗风相

回来数日后某天,拿出这本古雅的线装书,在上面顺手写了几句:癸巳年春,某晚在天台国清寺,与方丈吃茶并得此书,也于当日上午去寒山子隐居处明岩造访,虽有山门式的建筑,多为现代格局之貌,有数个遗迹称之,而其地空留圣迹。却见风光清秀,有巨洞也有独立峭立,直插云天。洞内泉水细涌,蝙蝠翻飞,幽深森然。天气晴朗,阳光穿石入洞,青苔绿枝染上生机,有丝丝状水滴从上挂下,飘然有禅意。寻觅僧人遗迹未果,却悠悠然游于山中。山门前盈盈一水溪流,或可见游鱼浮萍,杂花繁茂,绿树茵茵,四月天气春和,人与景尽得优雅。问仙寻道,再读僧人之诗书,更

1997年夏,我从任职纽约世贸中心附近的酒店公寓调去管理住宅小区,到任一个月,发生了一件棘手的事。一天深夜里十二点,住在一号楼907室的印度小姐娜拉正在客厅里与男朋友亲热,突然有人敲门,轻轻呼喊“娜拉,开门,我是穆罕默德,开门!”一阵接一阵敲门声与喊声把这对热情如火的赤裸男女吓呆了,娜拉的另一名男友来过夜了!

第二天,娜拉找到我,坚持要求把昨夜值班的警卫开除。她说,大楼的规定:VISITORS MUST BE ANNOUNCED(访客必须通报),为什么警卫不打电话(INTERCOM)给我,而让他直接上楼?

我向夜班警卫了解,警卫说,穆罕默德每周来过夜一两次,已有一年,我们彼此认识,他总是“Hi”一声就上楼,有时告诉我不要打电话上楼,娜拉知道他来。一年来,娜拉也没有提出过疑义。听完警卫的陈述,我当时没有表态。

警卫没有执行访客必须通报规定是失职,哪怕是熟悉访客,也要得到业主允许,才能放行。如果娜拉开门,两个男友格斗,发生流血事件,娜拉有权控告管理公司的。幸好娜拉是一个脚踏两只船的聪明女性,听到喊声,她立即拨电话给警卫,克制恼怒轻轻请求警卫上楼把穆罕默德骗走,警卫做了,避免了一场冲突!

纽约高级公寓的大厅都竖有一块告示牌:访客必须通报。这是一块十分重要的牌子!

第二周的员工会上,我把娜拉请来,一起来讨论访客必须通报的意义,讲安全,大家说了很多例子。警卫查理转了一个话题:“欧美的文明,彬彬有礼还是要学习的。在美国,大部分有文化教养的人士看到告示后,绝对会主动到你面前,告诉你,他来访问谁或做什么事。但纽约的一些新移民……”他看了看我,犹豫了一下,说:“你们中国人业主的朋友没有教养,我们请他报告找谁,他说来看战友的,不用你问!”

一下几十双眼睛盯着我,我刚上任,一个下马威!我看了看查理,接着说:“查理讲得对,中国新移民是要学习欧美的文明礼貌!访问者主动通报,也是尊重他人隐私。虽然大多数访问者的到来都与被访者有预约,但访问者到达的这一时刻,会因交通或其他因素迟到早来,而被访者可能正处在‘不方便’的时刻,除了文中提到的娜拉之事外,常见的还有:没有穿外衣,房间里零乱,有他人在场,夫妻吵架,教训小孩,打私人电话等等,访问者突然出现,会使被访者非常窘迫。”

“访问者主动请警卫报告他的到来,其内涵就是表达此时此刻是否OK,我上楼还是在楼下稍等片刻。这个电话是很重要的缓冲剂,所以这块牌子有三个含义:为安全,讲礼貌,保隐私。”

“对对!”大家夸我总结得好,气氛缓和了。那天闹事的警卫乘机向娜拉说了一百个抱歉,娜拉回过头来看看我,说:好吧,我们都学到了知识!

天台诗魂

王必胜



近,其俚语白话,说人间辛苦,道处世真谛,颇受后人推崇。有人曾评价说,其诗“讽时刺恶,毫不留情”、“劝善诫恶,富于哲理”、“俚语俱趣,拙语俱巧,耐人寻味”。当年胡适曾称之为,中国“佛教中的白话诗人”。寒山与拾得常在一起切磋诗文,而民间中盛传二人的友谊和对于心性的修为,颇为后世景仰。清朝皇帝雍正甚至把他们封为“和合二圣”,视为百姓礼拜的婚姻爱神。

或许不逢时,与他几乎同时代的大诗人无数,就李白与杜甫而言足以让诗僧的光芒遮掩。也许这个原因,诗僧的作品,除了民间流传外,少为史载。据研究者称,他生前寂寂无名,身后却声名日隆,并绵延千年——白居易、王安石都写过仿拟他诗集的诗篇;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对他的诗褒奖有加。有趣的是,寒山子没有正式进入寺庙剃度,唐时苏州城外的一座寺庙(寒山寺)却以他的号命名。他的诗歌的最早传播者是道士,唐人的志怪小说就把他编成成仙的道士下凡。宋时,他却被佛家公认为文殊菩萨再世。元代,他的诗流传到朝鲜和日本。明代,他的诗收入《全唐诗》中,被正统文化认可。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嬉皮士运动”人士也热衷于他的诗作。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却连真实姓名也没留下。

此时,读着寒山子的诗,忍俊不已,也百感交集。那些喜笑怒骂皆成文字的诗风,那些看透红尘洞悉世事的明敏,那些与大地草木与自然农事相谐共和精气饱满的文字,那些不做作不矫饰不欺世也不自欺的语言,竟是一个浪迹尘世的僧者所作,让我们吟哦再三而感叹莫名。是啊,几百年前,那个淡泊红尘的诗人,那个修行坐禅者,就能把诗心植根于民间,汲取口语俚语、民间营养,写艰苦文字,写人间丑与美,把诗艺更为广泛地传播到了民间大众中。与草木为伍,与自然同乐,芒鞋竹杖、素衣淡食、坚持经年的修行者,其诗有了一个坚实的依托,那就是现实情感与民间情怀,为此,后人也有以其诗风来创作

15年前,当我一走进他的家门,一个信念便坚定地扎根在心,我要为他们父子点亮心灯。1998年8月。老许的妻子罹患癌症,丢下嗷嗷待哺的21个月大的儿子不幸离世,高度近视眼的老许一急就把眼睛哭瞎了。那队员,曾在我们派出所做工作的女儿的诗许已经回到自己的厂里办了待退手续。我是听物业阿姨说了这件事,那天下午就急匆匆地去了他们家。一开门,家里一片狼藉,21个月大的小悦的悦母在地上“哇哇”大哭,半跪的许母坐在椅上不能动弹,老许混混沌沌地在房间里摸索,厨房里只有半锅凉米饭,什么菜也没有。这个家可怎么办?没有眼睛啊!我不帮他,谁帮他?我们曾在一个办公室里共事过啊。

从此,我和许家父子的友谊便开始了。

我给老许画了路线图,让许母讲给他听,如何出门,如何买菜,如何到邮局,如何去医院,我又马不停蹄给老许做了一根指路棍。老许眼睛瞎了,耳朵好的,巧去他们家得知此事,我好难过,我把悦悦拉到身边,一字一句地说:“悦悦,以后学校组织游玩,你一定要告诉叔叔,叔叔会给你准备零食和零钱。记住,一定要说!”

去森林公园烧烤……2011年,悦悦人生的第二次挑战来了。他将面临中考。我查看悦悦的功课,发现他作业本上没错误,可是考试时就会出现比较多的“大意”。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悦悦说:“考试的题目很多都是课本以外的。”我不理解:“课外的?没教过什么要考?”悦悦腼腆地说:“老师布置我们到网上查找,我没电脑,所以没办法查,这部分内容不知道也记不住。”要命!我赶紧买了台电脑送给悦悦,为了免除他们担心费电的烦恼,我斩钉截

谁都晓得,同一件事,有人说出来大有意思,有人说出来意思不大;又谁都晓得,意思不大的保平安,大有意思的出危险。我上中学时,学校里有位教务主任,曾于抗战中进过延安鲁艺,后来吃不了陕北的苦,便跑回四川教书。他讲话学生爱听,就是训人,都往往别具一格。比如,学生扫地不洒水,搞得尘土飞扬,他一皱眉:“你们哪里是在做卫生,简直是制造白色恐怖嘛!”同学们听了这话,非但不恐怖,反而觉得刺激,伸舌掩嘴地乐起来。没多久一搞“文革”,“肮脏的历史”加上“恶毒的现行”,主任被昔日敬佩他的学生们收拾得死去活来。

当时,有个高我三届、名叫十子的校友,同样叫人刮目相看。十子博览群书,出语惊人,课余常在校园里谈天说地,吸引了众多男生女生。有回他讲:列宁有个说法,在一切艺术中,对我们最重要的是电影(众同学闻所未闻,愈加洗耳恭听)。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大伙同时为一震)。根据本人粗浅之研究,在一切艺术中,对我们最重要的是——相声(结论如此新颖,煽起一阵莫名的兴奋)。

有一位女生,长得很漂亮,导致十子与另一男生成为情敌。那男生亦非等闲之辈,是头年全省中学生百米赛季军,所以挺有竞争实

十子下乡

任美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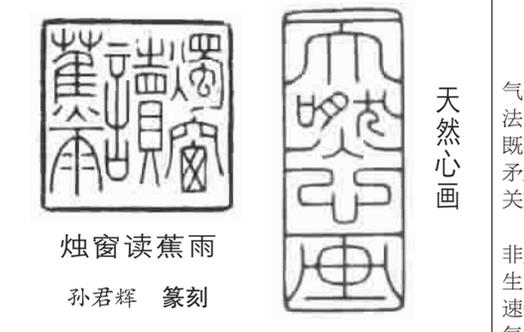
力。而十子十分从容,扬己之长,采取智取,向女生写信抒情。谁也不曾料到,十子求爱未遂,竟惹出大祸。一切都突如其来,经师生大会公开批斗,十子被开除学籍,注销本城户口,遣送乡下劳动。原来,为了俘获对方,十子于情书中一味地缩小他人,放大自己。十子断言,季军固然腿脚麻木,但未来的出息绝对有限,因为他总不能跑起来没完。但念及同窗情谊,他日后可以给季军安排个省长之类干干。而十子为自己畅想的位子,则是指挥各省省长的那把交椅。这就把话说大了,任谁读来都害怕,女生遂将情书上交。

十子从校园里消失了。我的记忆中,他成为本地城镇学生下乡务农第一人。转年秋天,我邀约数人去看望十子。清晨动身,坐车两小时,步行两小时,来到一个叫草房沟的地方。令我们惊奇的是,十八岁的十子居然已经结婚了。我们悄悄问他,是不是城里的浪漫泡了汤,就用乡下的实际作补偿?十子坦然相告:“看我做家务太笨,贫协主任批准我娶妻一名。虽说老婆富农的家庭成

分高了点,但与我半斤对八两的搭配,已经非常合适了。”那位腼腆的村姑,似乎还未完全长大,但她灶间动作不慢,很快弄出饭菜端了上来。小小餐桌是十子的手艺,用桉木板钉制而成。矮凳不够用,就搬了小两口种的南瓜来坐。听着我们惊叹臀下这些大如脸盆的硕果,十子颇为感慨:“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他看看大家,伸出一双指头:“两个字——吃饭”。说罢,他脸上泛出自嘲的无声的笑。十子从前的模样依稀又见,但毕竟已然两重天地,叫人不禁有些鼻子发酸。



过了一年,“文革”到来,当我从北方串联回到家乡,全城已是一片混乱。有一天,我在广场观看斗地委书记,偶遇进城办事的十子。吃净我掏钱奉送的两碗担担面,十子对我拍肩道别:“大闹天宫之后,猴子们的出路就在花果山。兄弟,要不了多久啦,乡下见吧!”十子说得明白,带些预测、算命的味道。两年之后,1968年12月,时局峰回路转,果然为十子所言中。毛主席挥手改航向,千万学生换战场。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倏然间被抽断脊梁,归于瘫痪。此后随着知青返城,十子携妻远走,不知所往。二十多年间我多方打听,其去向各说不一,令人时时惆怅。



天然心画
烛窗读蕉雨
孙君辉 篆刻

久病以寝食为要,不必汲汲论病。

——清·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吐血》
疾病分虚实两类。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邪盛用攻邪法,正虚用补虚法。实际情况是,疾病往往虚实夹杂,既有邪气实又有正气虚。如何处理正邪矛盾,解决好攻邪和扶正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金代医学家张从正说:“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主张治病当攻邪为主,邪气去则元气自复。

元代医学家朱丹溪则悟出:“攻击之法,必其人充实,禀质本壮乃可行也,否则邪去而正气伤,小病必重,重病必死”,“病邪虽实胃气伤者,勿使攻击”。强调攻击之法,须视病人体质及胃气强弱而行。

对于久病体虚者,叶天士旗帜鲜明地指出:“只要精气复得一分,便减一分病象”;“久病以寝食为要,不必汲汲论病”,恢复精气是头等重要之事,而精气的恢复,须依赖良好的饮食与睡眠。

驱除邪病,可帮助人体恢复精气,而驱除邪气的方法手段往往又会伤伐胃气,影响睡眠,造成人体精气的进一步损伤,这就要求医者与病家随时审时度势,审慎抉择,在两难中选择一条最适合病者当下状态的康复之路。

中铁印象
铁地说,这个电费我来付,我还买了一个U盘,给悦悦下载资料用。2011年7月,悦悦顺利考入闸北区某重点中学。我给他送去交通卡,还给他报了一所课外辅导学校。我和许家父子的友谊就这样延续了14年,可是在第15个年头时老许竟然在别人的搀扶下到我们派出所来送锦旗了,于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暴露了。我的同事知道了,我妻子也知道了,他们喃喃地埋怨我瞒了他们14年。唉,不是我故意要隐瞒,就是觉得这事儿太平常,没必要说啊!

让我高兴的是,如今,点亮心灯的人已经不是我一个人了。我的同事我的妻儿,他们都加入了这个队伍,他们都大力支持我。我想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雷锋,点燃心中的火种,雷锋精神就不会遥远、不会陌生!

“只要将心交给群众,群众自然会记住你。”
警界群星谱 明请看本栏。

为你点亮心灯

杨东平

我买来了一台收音机,老许不能和外界断了联系啊。他开始买菜、烧饭、洗衣,精打细算地安排每月400块钱。只是这钱怎么用哦!我时不时地塞给他一个信封,虽然并不厚,但是能贴补多少是多少。一眨眼,悦悦上学了,因为其母是罹患肝癌去世的,没有小朋友愿意和他同桌。当我听说这件事,心都碎了。我和他们班主任谈,还特地开了一次全体家长会,最终40多位家长被我说服了,悦悦有了同桌。其实这个小小的家可怎么办?没有眼睛啊!我不帮他,谁帮他?我们曾在一个办公室里共事过啊。

初一春游,悦悦身上没有一分钱,老许给他准备了一个水壶,里面的水喝完后,悦悦就喝水了。怎么办呢?一个下午,他又热又渴。看到同学们“咕嘟咕嘟”大口喝着可乐汽水,他开始悄悄捡瓶子,一共捡了18个,到门口的小卖部战战兢兢地问阿姨换了瓶水喝。晚上回来,我正